

泰國政潮的背景與影響

羅石圃

泰國國會於面對越棉重兵壓境之際，突然醞釀倒閣風波，雖由閣揆克良薩斷然宣佈辭職後，新閣即順利組成，已使政潮就此平息，但能否不再興起餘波？我們祇須探討此一政潮的背景，及其可能產生的影響，便不難窺知新政府在內憂外患交迫下，恐仍無法排除來日大難；政潮、學潮與工潮，亦難免俟機再起。

一、反對黨發動政潮的理由

本（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九日，泰國首相克良薩斷然向國會宣佈辭職，經國會兩院通過接納，接着選出普瑞姆上將繼任閣揆，新內閣亦已順利組成。一般多不了解熱中於政治——矢志謀求國家富強的克氏，何以在執政廿七個月後，面對越共重兵進逼泰邊的危急存亡關頭，竟然自動辭職引退？克氏顯然遭到了國會五個反對黨醞釀聯合提出不信任案，但也可以先發制人，依照憲法所賦予的權力，宣佈解散國會，重新舉行大選，不然，任憑反對黨議員將不信任案提出，相信克良薩的內閣亦可獲得國會多數議員的支持而渡過危機，因為當時泰國國會的組成，對克氏仍屬有利。

依照泰國新憲——一九七八年底頒佈的第十憲法明文規定：國會由上下兩院聯合組成，下院議員由普選產生，上院議員名額為下院議員總數的四分之三，由首相奏請皇上委任，關於對內閣的不信任案，必須舉行兩院議員聯席會議，並以上院議長為主席，經由過半數投票贊成始能成立^①，其用意便是為了保障內閣的穩定，使其不致經常在政潮中風雨飄搖，就當時的國會議席而言：在上下兩院的總席數之中，民選的議員為三〇一席；官委的上院議員有二四五人。所以克良薩內閣祇須在下院爭取到五五票的支持，即可否決不信任案，而下院不屬於聯合倒閣五政黨的議員，其親政府的人數則已超過此數，可見他的辭職原因，並非經不起倒閣風潮，乃由於另有不得已的苦衷。

反對黨積極醞釀倒閣的理由：一為不能同意石油加價；二為反對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物價騰升，增加了民生苦痛；三為批評政

註① 泰國「第十憲法」，一九七八、十二、廿五日頒佈，曼谷（世界日報）連續轉載。

府不能整肅貪污；四爲抨擊內閣對印支——尤其對高棉難民所採取的開門政策，在外交與國防的重大策略方面，則並沒有作出批評，當反對聲浪初起時，克氏曾經表明：石油加價乃基於產油國不斷將油價提高，政府既不能不以高價購進石油，又無力長期貼補加價的差額，便唯有取之於用戶，他並表明了石油加價總比缺油較好^②。其實石油與電力運輸，不得不隨油產國提高油價而加價，是任何非產油的國家所難免，又何止泰國？這顯然是反對黨欲加罪於政府的藉口，以便導發倒閣風潮。

二、政潮是羣衆暴亂的先聲

克良薩爲了杜塞國會反對黨的幽幽之口，曾於辭職之前的二月十一日，完成內閣改組，在四十四人的閣員之中，已有十九人卸職，另並起用民間經濟界鉅子出任財長，及強人西迪空軍上將主持外交^③。不料新閣組成之初，曼谷即掀起了反政府的萬人工潮、示威羣衆雖以工人爲主體，但反對黨人士與大批學生亦紛紛參加，所提出的要求，除爭取增加工資而外，並反對石油價格提高，及通貨膨脹所導致的物價升騰。很明顯地，此次羣衆示威，乃出於反對黨的煽動。

老謀深算的政客們，可能自知在國會提出不信任案，並無把握將內閣推翻，如果政府解散國會，在再一次的大選中，又未必能够取得政權，遂不惜煽動羣衆風潮，以便達成倒閣目的。在工人們面臨百物昂貴，工資收入已不足贍家活口的情況下，發動他們要求加薪，自屬輕而易舉。想不到風潮一經興起，克良薩立即自動宣佈下台，何以致此？我們認爲這位軍人首相，乃懷於大敵當前，在人爲刀俎的情勢下，不能容許敵人在後方再開羣衆戰場。當年他儂軍政府被學潮推翻，繼後在民選政府統治下，羣衆風潮的狂瀾更形成了社會的動亂以及赤化的危機。克良薩有此前車之鑑，便祇有由他宣佈辭職，方可釜底抽薪，以免學潮繼起而橫被共黨利用，導致國家在赤浪紅流中沉淪。

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儂軍政府被學潮推翻，便是出於政客們在幕後製造學潮，而共黨潛伏份子又在政客及學生團體中加以掌握利用所造成。由於泰國自乃沙立、他儂率陸軍於一九五七年以政變奪得政權後，雖宣稱一俟新憲頒佈，即將舉行大選，以便還政於民；但延至十年後，始將「第八憲法」頒行。不料民選政府成立未久，他儂、巴博等的軍人集團，又宣佈自我政變，解散國會重新修憲，遂促政客們轉而煽動學潮，藉以迫使軍政府重開大選，讓他們重入議壇政壇，俾分得一杯羹^④。

誰知共黨份子乘機利用，以致此一標榜爭取政治民主的學潮，不僅在軍政府推翻後的桑雅過渡內閣時代，仍然是波瀾壯闊，造成社會不安，人心惶惶；至大選所產生的克立與巴莫的民主政府先後執政，學潮益形洶湧而演爲羣衆暴亂，且已由共黨有計劃

註② 「泰國的政治風潮」，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二、廿九、卅七版。

註③ 「合衆社」V、「路透社」V曼谷電，一九八〇、二、廿一。

註④ 「泰國政變的背景與評價」，本刊，第一卷、三期、一九七一、十二、十日出版，拙著。

地從中加色，一變而成爲赤浪橫流。這由一九七五年軍人在全國人民殷望下再度政變後，多年來作爲指揮學潮司令部的「全國大專學生中心」的主要份子，立即投入泰共叛亂山區，或逃入共產國家接受庇護，即可證明。

此種無政府狀態的前事，泰國朝野都記憶猶新，且都難免談虎色變。而當年指揮暴亂的左翼學生，現又正在寮國接受蘇俄與越共的聯合訓練，俾俟機潛回泰國，重新興起學潮狂瀾。值此遠征高棉的越共重兵進逼泰邊之際，自不能再使共黨在泰國造成政治動亂，以與其武裝戰場裏應外合。否則，此一佛教王國，便勢必成爲繼印支三邦後倒下的骨牌。

三、克良薩辭職爲阻止共黨陰謀利用

泰國共黨雖由中共哺育而成，其成員且以華裔泰人居多，但在七十年代初期，則另有親俄派的泰共崛起而獨樹一幟。據曼谷官方指出：這批親俄共黨，乃由蘇俄所吸收的泰國大學畢業生，經由莫斯科予以長期培養而來。他們歸國後，大都在學府執教，以標榜民主政治，反對親美外交，迎合政客熱烈要求軍方還政於民的口號而製造學潮，以致政治野心份子都橫被利用，紛紛對學潮推波助瀾。所以在開放大選後，先前發動民主學潮的在野政客，雖已掌握了政權，或由學府而跨入了國會，無奈學潮一發而不可收拾。

親俄派泰共所強調的，爲「以城市包圍鄉村」——亦即重視從都市發動羣衆戰，以顛覆政府爲赤化泰國的優先手段，與強調「鎗口裏出政權」——「以鄉村包圍城市」的親毛派泰共對立。一九七三年他農軍政府在學潮澎湃下於旦夕之間宣告解體，而親毛派泰共經過十多年的武裝叛亂，始終祇能出沒於邊境的山區。兩相比較，便可看出：由共黨幕後操縱的城市羣衆暴亂，所形成的赤化危機，實凌駕於在鄉村的共黨叛亂之上。

自一九七五年十月，軍人再以武裝奪權撥亂反正後，逃入寮國的左翼學生領袖，已由俄越在寮國素旺那曲所設立訓練營予以收容，並已將親毛泰共的異己份子一律逐出寮境^⑥。這顯示在一水之隔的寮境泰共，隨時都可以潛回祖國，發動羣衆戰，以顛覆政府。在另一方面，共黨的滲透潛伏，乃屬層層掩護，已暴露身份者雖被迫而不得不儘速撤退，但仍有深藏不露的黨徒，待機而動。泰國的政客在不得志時，既大都回到了學府執教，而親俄派共黨，亦以學府作爲窠巢。這些人均可使學潮、工潮捲土重來。

根據此一來龍去脈，今年春間曼谷的萬人示威雖以工人爲主體，但亦可視爲學潮狂瀾重起的先聲，照舊是假手反對黨人出面推動。假如克良薩戀棧，無論是不信任案遭到否決，或解散國會重新舉行大選，反對黨都不會罷休，勢必利用學潮帶動工潮以困

註⑥ 「泰國共黨分裂的背景與動向」，本刊，十九卷、二期、一九七九、十一、十日出版，拙著。

擾政府。唯有他毅然宣佈辭卸首相，方可促使反對黨人，不再興風作浪而製造學潮。我們認為他的自動掛冠，可謂知機，已使此一王國避過了比越共軍壓境尤為可怕的災禍。不過克良薩的辭職除此而外，也另有其他不得已的苦衷。

四、第十憲法所鑄成的錯失

泰國下議院五個反對黨醞釀聯合倒閣政潮的原因，雖導源於石油加價等種種政策，但最主要的還是由於「第十憲法」的缺失而來。泰國立憲雖不過四十餘年，但先後已修訂過十次憲法。每次政變後，都照例進行修憲，並在新憲之下進行大選。至乃沙立於一九五七年以政變奪得政權，翌年即又開始修憲。整整經歷了十年歲月，始將「第八憲法」修訂完成，並於一九六九年進行大選。一般都認為此一憲章既適合泰國國情，且又保障了他儂所領導的軍人集團，在經過大選後，仍可賡續執政，自然可以傳之永久。

誰知未及三年，當政的軍人又宣布自我政變——解散國會，廢除憲法，重予修憲。原因所在，乃由於他儂所領導的「泰人黨」(Sahopracha Thai Party)雖名為執政黨，但以憲法規定，下議員不得兼任閣員，因而執政黨的議員反對政府的親美外策，比反對黨尤有過之，以致外交左轉的聲浪，從國會到學府所掀起的浪潮已逐漸變赤^⑥。至他儂政府被學潮掀翻後，桑雅執政時所修訂的「第九憲法」，便不顧國情而大肆改絃更張。諸如競選下議員的人，必須隸屬政黨，於當選後，一旦脫離原政黨，在限期之內，如不加入其他政黨，議員資格即被註銷，完全擺脫了獨立議員的傳統。

尤其規定大選後即由多數黨組閣，否定了「第八憲法」的閣揆乃由皇上委任，並不限於具有下議員身份者，以致重開大選後，沒有任何政黨取得過半數議席可以組閣，祇得先由「社會行動黨」黨魁克立聯合八黨組閣，未及一年，爲了應付倒閣風潮而解散國會重新大選，結果仍無任何政黨可以單獨組閣，至「民主黨」黨魁社尼組成三黨聯合政府，亦以毫無作爲，面對以學潮爲中心的羣衆暴亂狂瀾，束手無策，遂被軍人所推翻，這便是「第九憲法」的錯失所鑄成^⑦。

在克良薩所主持的軍政府修訂「第十憲法」時，懷於前車之鑑，遂明文規定：准許無黨派者競選下議員，而閣揆亦無須由多數黨產生，仍由皇上委任。又規定上院議員佔下院議員總數四分之三，經由閣揆向皇上提名委派；重大議案，須經上下兩院聯席會議多數投票決定。這些都是糾正「第九憲法」的錯失，也是恢復「第八憲法」的舊章。在上年四月的大選中，克良薩根本沒有組黨競選，其所以能够在民選政府蟬聯閣揆，便是根據新憲而來。

註⑥ 同註④。

註⑦ 「泰國政變與今後政局的評估」，本刊，第十七卷、三期，一九七七、十二月、十日出版，拙著。

不過是次大選，也並無任何政黨贏得過半數議席，「社會行動黨」雖為數最多，在三〇一席的下議院中，也祇佔有八十席，較過半數相差甚遠。但以克良薩組成的新閣，如果僅賴為數二四五人的上議員支持，在兩院聯席會議決定重大案件時，必須有下院議員卅人以上的支持方可超過半數，所以他不得不爭取政黨領袖入閣，實際上亦等於聯合政府。而擁有議席八十席的「社會行動黨」領袖克立，又因他曾經出任過閣揆，拒絕入閣，並有該黨願為國會反對黨的聲明，也表示了在未來的大選中，將重掌政柄。此次政潮，如果解散國會，重新大選，便可以促成他的這一願望提前實現，可見「社行黨」正是醞釀倒閣風潮的中心。

五、陸軍陣營已今非昔比

克良薩於結束軍事統治後所組成的民主政府，一開始便受到批評，且其本身亦並不團結，他的新內閣四十四位閣員中，雖有八位為國會議員，但三大政黨均未參加內閣；其中十五人來自武裝部隊，其餘均由軍政府的舊官員連任。當時具有言論權威的「曼谷英文郵報」即率直批評：此一內閣係由聲譽不佳的舊面孔及過氣的專家混合組成，在外來威脅及經濟難題日益加劇的情況下，新政府有無能力加以排除？頗令人難以置信^⑧。在此同時，香港「南華早報」且指出泰國新政府將面臨軍人政變^⑨。

由軍方支持而奪得政權，再經大選得以繼續執政的克良薩，何以在新閣組成後即有軍人政變的危機？其實，「社行黨」領袖——曾經擔任過首相的克立，於競選時，便曾公然聲言：克氏如在大選後廢止執政，將導致軍人政變奪權^⑩。延至上年八月，曼谷即發現軍人要求改組內閣的傳單，最高統帥乃森雖曾闢謠，表示軍人不會發動政變，但他指出：縱使散發傳單的集團，確有武裝部隊官兵捲入，也為數不多^⑪。可見克立和「南華早報」的預言，並非毫無根據。

若問代表武裝部隊執政的克良薩，何以在經過大選再能執掌政權後，不能獲得軍方的全力支持？原因是泰國軍人集團內部情勢日益分歧複雜。陸軍是泰國三軍的主力部隊，在四大軍區的陸軍部隊之中，又以駐防京畿及中部平原的第一軍區部隊為馬首，無論裝備武器訓練及人才，都屬第一流，所以歷次領導政變而出主政壇的軍人，如鑾披汶、乃屏、乃沙立、他儂、巴博等，無不是由第一軍長而升任陸軍總司令，再由近水樓台指揮第一軍而奪得政權，其他軍區及海、空軍都可傳檄而定。

至鑾披汶於戰後東山再起，雖得力於第一軍的擁戴，但他為了防阻掌握該軍的部屬再向他奪權，於是將美援裝備武器優先界

註⑧ 美聯社、八路透社、曼谷電，一九七九、五、廿五。

註⑨ 八路透社、香港電，一九七九、五、二。

註⑩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四、廿一、一版。

註⑪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九、八、四、二版。

予警察部隊，俾便由他制衡。所以在他儂當權時代，內政部長及警察總監與陸軍總司令，始終由其副手巴博兼任，至最後階段，第一軍新起的人才沒有出路，少壯派大有逼宮之勢，他儂遂不得不再將陸總一職交由身任第一軍軍長已有十餘年的乃吉接充。當一九七三年十月他儂軍政府遭到學潮威脅的緊急關頭，乃吉所率領的第一軍在曼谷郊區之所以袖手旁觀，原因在此^⑭。

克良薩的出身，亦屬經由第一軍所屬的排連營團長，次第擢升第一軍軍長至陸軍總司令，但他在以政變奪得政權後，其陸總一職，則不得不起用出身第二軍區司令的普瑞姆接充。何以致此？乃由於越戰期間，泰國曾出兵入越協防。編制上雖為一個師，但由美方所予的新裝武器，在火力與員額方面，幾已超過一個泰國的軍，且由四個軍區抽調而來的英俊混合編成，再加上泰國的援寮志願兵卅五個營，其所擁有的美式裝備武器，在泰國陸軍之中都屬第一流。至印支變色前夕，這批部隊次第回國，遂使第一軍區部隊的馬首地位發生動搖。一九七七年三月，泰國所發生的陸軍流產政變，其領導人乍叻將軍，便是出身於援越的「黑豹師」，參加政變的軍人，也是追隨他從越南歸國的袍澤^⑮。

當時平定此一政變的陸軍總司令克良薩，雖已因此統一了陸軍的全權，並從而升任國防部長及最高統帥，旋即推翻由軍方所支持的泰寧內閣而掌握政權；但爲了爭取陸軍的大團結，便不得不將陸軍總司令，交由第二軍區司令普瑞姆接充，以致他本人藉以起家的基本部隊——第一軍區轄下的少壯派軍人，對他違反了起用人才的傳統而大表忿慨，故駐防京畿的陸軍部隊，未必能對他誓死效忠，一旦發生羣衆暴亂，頗有如他儂政府面臨學潮威脅時，警衛部隊祇作壁上觀的可能。

六、克良薩的強人地位爲何發生動搖

泰國軍人以政變奪得政權後，照例須由參加政變的三軍及警察領袖組成「執政團」，其權力等於執政黨的高層決策機構；所有內閣人事安排，及重大決策，都須先行提交該團作成決定，始可付諸實施。至大選重開，軍政府爲參加競選而組成的執政黨，實卽「執政團」的擴充，所有參加該團的軍警要員，也一變而成爲黨中央的核心。經過民選而賡續執政的軍人領袖，所以仍能獲得三軍及警察的竭誠擁戴，正是由於此一核心組織而形成。一九七七年十月政變，由於當時陸軍並無領導中心人物，所以不得不由海軍上將桑加德領銜發動。但在泰寧內閣期間，仍然組成了一「執政團」，但以「諮詢委員會」的名義，公開成爲最高決策機構。

至一九七八年十月再度政變，將泰寧文人內閣推翻，由克良薩另組新閣接掌政權，所有過程，也都是經由「諮詢委員會」所

註⑭ 同註⑦。

註⑮ 同註⑦。

作成的決定。此後政府的重要人事安排及國防外交內政大計，無不如此。但在一九七九年四月大選期間，克良薩則拒絕組黨參加競選，便先前掌握了重權的「諮商委員會」委員，都一變而成爲上院的官委議員。克氏於大選後雖然連任閣揆，在人事與行政諸方面都可以獨斷獨行，但先前支持他的軍警領袖，都被他安置在有職無權的冷宮，內心的感受如何？自不難想見，三軍與警察部隊對此一內閣的命令執行，便難免陽奉陰違，其所以被指爲腐朽無能，原由在此。

今年春間的倒閣政潮，固然是由國會五個反對黨聯合發動，且以擁有議席八十席的「社會行動黨」爲中心，各黨之所以如此做，但也是看清了克良薩已失去軍警的全力支持。例如克氏主動宣佈辭職後，上下兩院舉行聯席會議，投票選舉新首相以便皇上加委，克氏亦爲候選人之一。然而他所獲得的僅有四票^⑭，可見經由他提請皇上委任的二四五名上議員，對他的向心力如何？也不難推知反對黨的發動政潮倒閣，並非自不量力，而是看清了這位強人的地位基礎早已動搖。

七、政潮對新政府的影響

接替克良薩出任首相的普列姆上將，是前政府的國防部長兼陸軍總司令，且一度擔任過指揮「警察總監」的內政部副部長，在軍警雙方都是聲望甚隆，尤其他於擔任第二軍區司令期間，對此一泰共叛亂基地接壤棉寮的東北地區，採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戰略，將以棉、寮裔泰人居多的居民，組成民衆反共保鄉自衛武裝，協助防軍外禦強敵，內剿泰共，終以軍民合作而締造了輝煌的政績與戰果，也贏得了口碑載道的聲譽，並進而出任陸總要職，及擢升國防部長^⑮。

普列姆在此次上下兩院聯席會議選舉新首相時，在五四大張總選票之中，竟獲得了三九五票的壓倒性多數^⑯。這更顯示他的接掌政權，殆爲衆望所歸。他於接到泰皇委任後不到一週，即將新閣組成，閣員共計卅七人——比舊閣減少七人——其中有十七人來自下院的五個政黨；而在此十七名之中，又以「社行黨」居多，計佔七人。歷史悠久的「民主黨」黨魁他納博士，亦出任副揆，而經濟部長乃汝趨，不僅爲「社行黨」副黨魁，且係盤谷銀行總裁，一向在泰國經濟界才華卓著^⑰。此不僅表明新閣將獲得國會的充份合作，且在財經方面將致力於排除萬難，改絃更張而有所爲。

一般多認爲泰國新政府的外策，必將遵循舊政府的路線，亦即繼續與「亞西安」團結合作，親近美日，在蘇俄與中共之間，

註⑭ ▲法新社V曼谷電，一九八〇、三、三。

註⑮ 泰國新總理普列姆將軍簡介，中國時報，一九八〇、三、四、四版。

註⑯ 同註⑭。

註⑰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八〇、三、十五、三版。

保持不偏不倚立場，並在中共支持的棉共政權，及越共扶植的金邊政權之間，亦保持中立態度；同時向自由友邦爭取經技支援與投資，以便緩和國內的失業與通貨膨脹等所導致民生問題；且將以增加防衛力量配合外交作戰，俾阻止棉戰不至擴及泰邊，並進一步促使河內從高棉撤軍，以和談恢復高棉獨立主權，在金邊建立棉人中立政府。

不過普列姆所領導的內閣，仍然是五黨的聯合政府。在此以前，才華橫逸且與皇室有血親關係的克立，亦曾組成聯合內閣，但在政潮與學潮並起的情勢下，毫無作為，未及一年，遂被迫解散國會，舉行大選，而在大選中，連他本人的國會議員亦名落孫山。繼起組閣的民主黨前黨魁社尼，亦因入閣的各政黨要員聯而不合，彼此針鋒相對，連民主黨的閣員，也發生紛歧，故亦在聯合政府忙於內爭而無暇顧及羣衆暴亂的狀態下，軍人遂起而將民選的社尼內閣推翻，其壽命比前政府更爲短暫^⑭，今日普列姆的聯合政府可否免於重蹈覆轍？似亦有待事實證明。雖然當前的泰國政治祇可稱爲「半民主」，爲數達下議院名額四分之三的上院議員，都是由首相奏請皇上委任而來，自可站在政府立場，制衡下院；且其中以軍人佔大多數，更可視爲軍人首相的後台。但事實上，他們對一手保薦其進入上院的克良薩首相，尚且在下院倒閣聲中見風轉舵，不予支持，誰又能保證他們將來會對新首相普列姆始終屹立不搖？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國會選舉新首相，「社會行動黨」黨魁克立所獲得的八十張選票，正與該黨在下院的席位相埒，可見這位前首相及其旗下的議員，對問鼎內閣心情之急切，雖然普列姆組閣時克立已表明全力支持，並讓該黨七位議員加入新閣，但這是否在爲他未來組閣鋪路？一旦內閣發生波折，「社行黨」會不會乘機爲克立東山再起而興起風潮？

八、結 論

由於軍警方面對當政軍人的支持立場，從克良薩內閣的垮台而暴露了裂痕，已使政客們認清了有隙可乘，因而影響了以軍人爲首的聯合政府的穩定性，更何況新政府所面對的難題，諸如石油電力是否加價？如何降低通貨膨脹及物價升騰？都是受到國際經濟波動的衝擊而形成，所有非油產國都無法避免，泰國新閣的財經專家，恐亦難爲無米之炊。又如新入閣擔任外交事務的副總理他納，主張改變對難民的「開門政策」，新外長實貼則強調率由舊章，彼此之間，發生歧見^⑮。此事雖屬傳聞，但以實貼原爲前政府的難民事務主持人，顯示傳言並非空穴來風。而開門政策是否放棄？又將影響到國防與外交政策，難免牽一髮而動全身。一般或認爲在泰國的印支難民已達卅萬人，另有高棉難民七十餘萬人，經常在越軍砲火下避入泰邊，至戰火降低又退回棉境

註⑭ 同註②。

註⑮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八〇、三、十五、一版。

airiti

，此不僅造成曼谷政府的供應困難，且會成爲入棉越軍侵泰的藉口，顯示對難民的開門政策大有修改之必要。殊不知在上年七月的日內瓦「印支難民國際會議」中，由七十餘國代表當場認捐的拯濟款項，便已高達兩億美元，所有在泰國的難民，都可沾惠，因此地主國不但無須負擔他們的生活費用，且可成爲難民購物的市場，取得大批外匯，泰國又何樂而不爲。至於讓高棉難民在戰火下隨時出入泰邊，並將領到的救濟物資流入反越棉軍手中，這又是泰國資助棉人抗越部隊的措施，正適合泰國「聯合友邦或友軍阻敵人於國境外」的戰略要求。

再者，「亞西安」對越共侵棉的外交戰略，爲將河內驅迫難民逃亡與其出兵侵略棉寮兩事，相提並論。泰、馬諸國所收容的印支難民，已成爲世界慈善機構及政要與記者經常參觀訪問的對象，並已贏得了舉世的同情支持。假如曼谷新政府對難民閉門不納，自由國家的觀感如何？卽不難想見。此不但會影響「亞西安」對河內的外交作戰，且對泰國新政府爭取友邦的經技支援及投資，亦勢必難以達成目標。

綜上所述，普列姆出組新閣，雖獲各方好評，但其在內政及外交方面所遭遇之諸多難題，亦必須加以解決。否則反對黨又可能興起另一次政潮，並可能在共黨潛伏份子推波助瀾之下，導致政局的動盪。